

了重蹈历史上“帝国衰亡”的覆辙。总之,美霸权地位削弱是相对的,此次金融危机殃及全球,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都遭重创,没有赢家。从霸权兴衰史看,没有永不衰落的霸权。美走向衰落是必然的,但这种必然性成为现实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里,美仍将继续是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撰文称,“美不可能是一个在一夜间就被倾覆的帝国。”

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削弱将加快国际经济秩序的民主化进程。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美国内战略研究界围绕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问题就曾展开过辩论,认为美单极霸权时代已经结束的大有人在。美《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扎卡里亚认为,“世界正经历现代史上第三次重大的力量转移”,美支配地位逐渐消失,世界进入了“后美国时代”。美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认为,美统治世界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国家、企业、国际机构和恐怖组织群雄并起,世界进入了一个“无极时代”。曾因撰写《历史的终结》一文而名噪一时的弗朗西斯·福山则明确提出,“多极体系已经出现,这正是主宰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此次金融危机对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将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危机暴露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种种弊端,国际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国际社会应考虑进行“深入和系统的金融改革”。法、德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呼吁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倡议,不仅得到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支持,还得到了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响应。另一方面,在危机冲击下,一向霸

气十足的美国不得不同意“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和代表权”,这为改革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可能。美新任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在2009年2月12日向国会提交的《2009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将金融危机及其地缘政治影响列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威胁。应对金融危机成为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美谋求通过让渡自己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部分权力,与各国联手来遏阻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化,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当然,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调整和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和平手段对世界权力进行再分配,在美“一超”地位尚存的情况下,想要完全打破美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恐不会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美与俄、中等新兴国家围绕建立何种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将更趋激烈。

金融危机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美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现在是中美联手建立“G2”、为世界确立新的游戏规则的时候了,美政府也将中美关系视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称中美关系对解决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选择举世关注。中国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一方面积极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争取更多的代表权和话语权;另一方面必须对自身实力有清醒认识,不能谋求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取代美国或与美国分庭抗礼,中国只有与美国发展积极、全面的合作关系,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扩展中国的国家利益。○

欧洲借金融危机推动国际制度变革

冯仲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研究员)

欧洲国家虽然和美国一样参与建设并主导着现有国际机构和制度,但与美国不同,欧洲主张对目前

的国际制度进行大的调整和改革,推动塑造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

早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欧洲国家就表现出与美、日等国不同的立场,不仅积极倡导多边主义,而且努力推动其付诸实施。德、英、法等国均曾多次呼吁扩大 8 国集团,在遭到美、日反对后,又推动确立了“8+ 5”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首次被邀出席 8 国集团会议是 2003 年法国担任该集团主席之际,之后这一做法被其他 8 国集团欧洲成员国所效仿。但美国未照办,直到德国 2007 年主办 G8 峰会时提出“海利根达姆进程”,“8+ 5”形式最终实现机制化。金融危机使欧洲进一步认识到了“改革”目前国际制度的紧迫性。欧洲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众多的欧洲金融机构被美国次贷业务拖下了水。截至 2008 年 12 月底,欧洲银行业的损失达 2777 亿美元,占全球金融业损失的 37.3%。金融危机给欧洲实体经济特别是汽车业与房地产业也造成了重挫。2009 年 1 月和 2 月,欧洲汽车销量同比分别下滑 27% 和 18%。欧洲汽车制造商 2009 年 3 月初预测,全年欧洲汽车产出将比上年减少 25%。自 2008 年下半年起,欧盟经济陷入衰退,2008 年 GDP 仅增长 1%,大约只及 2006 年(3.1%)和 2007 年(2.9%)的 1/3。2009 年欧洲经济衰退程度无疑将更加严重。据欧盟委员会最新预测,2009 年欧盟经济增长为 -2%,其中德、英、法三大国分别为 -2.3%、-2.8%、-1.8%。

金融危机不仅严重冲击了欧洲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而且对欧盟一体化进程构成了挑战。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金融危机加深了新、老欧盟成员之间的矛盾。较之于西欧,中东欧国家由于经济实力较弱,受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影响更大。这些国家对西欧国家抱有很大期待,希望在欧盟老成员帮助下走出危机。然而西欧国家银行出于自保而采取的从中东欧撤资以及法国等国保护本国汽车业的一系列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决定,令中东欧国家非常失望,一度对欧盟内部团结造成很大伤害。其次,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得欧盟无暇、无力再顾及东部邻居,扩大步伐陷入停滞,而对未纳入扩大范围的国家的援助承诺也打了水漂。

针对金融危机,欧洲把改革国际制度的重点放在与金融有关的国际机构和制度方面。金融危机一

发生,欧洲就冲在改革的第一线。法国不仅是 2008 年 11 月 G20 华盛顿峰会的始作俑者,而且联手德国在 2009 年 4 月 2 日伦敦峰会前威胁如其主张得不到采纳将退出会议。欧洲的主张包括:(1)放弃国际金融机构领导人选的垄断权。英国首相布朗在 G20 伦敦峰会前出访巴西时表示,“MF 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现在都必须改变以适应新的现实。世行的下一任行长不一定要是美国人, MF 的下一任总裁也不一定要是欧洲人。”(2)创建“世界经济安理会”。德国总理默克尔最早在 2009 年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了这一主张。默认为,就像联合国安理会一样,建立一个“世界经济理事会”有利于监督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范的落实。(3)加强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监管。经过与美国多番斗争,这一主张被 G20 伦敦峰会所接受。峰会通过的有关建立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及打击“避税天堂”等措施均体现了欧洲加强监管的思想。

欧洲和美国围绕改革国际金融制度发生的分歧,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二战结束以来双方各自代表的两种发展模式即“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之争的继续,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反映了欧洲国家对全球化世界以及在新形势下自身利益的重新定位。在“单极世界论”十分流行之时,欧洲不少精英就已认定多极世界将不可避免。正因为如此,中国关于多极化的主张一直受到欧洲的认可和支持。但在 2003 年伊战后一段时间欧洲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对美国的政策均出现了较大变化。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2003 年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演讲时,十分尖锐地批评了多极化思想。之后欧洲领导人很少再在公开场合使用多极化字眼。事实上,这不只是欧洲策略上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经过伊拉克战争后欧洲对其所处的世界及其利益所做的新的思考。其结论之一是“放弃平衡美国的战略”,即面对诸如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挑战,欧洲自身保护不了其利益,因此首先要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法、德最著名的两个国际问题智库前负责人多米尼克·莫伊西和卡尔·凯泽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指出,“欧洲面临的问题不再是面对美国确立自己

的地位或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个想法已经过时。”结论之二是“改革现有国际制度”，即为了维护欧洲的利益，仅有西方合作还不够，还要争取新兴大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重塑新的国际秩序。用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的话讲，“我们只有在成功地使新兴工业国家承担全球责任和可信赖地把它们纳入新秩序的情况下才能解决人类的中心问题。只有在它们平等地一起坐在会议桌旁时，它们才会愿意接受世界性的规则。”

萨科齐的“相对大国论”、布朗的“全球社会论”均反映了欧洲对变革国际制度必要性的认识。2008年8月，萨科齐在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新兴国家的发展使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重新洗牌”，西方独自为世界“定调”的时代已经结束，世界将进入“相对大国时代”。在萨科齐看来，相对大国时代虽

然有“动荡”、“角逐”和“碰撞”的风险，但是通过共同努力达成的妥协和原则也可能形成更为持久和牢固的合作关系。欧洲应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倡导作用，法国将致力于促进现行国际多边机构改革，建立符合21世纪现实的有效的多边机制。

欧洲对全球化世界的新认识已成为近年欧洲对外战略调整的出发点。因此，人们不应为法、德领导人在G20伦敦峰会上关于变革的决心感到惊讶。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在为欧洲带来巨大困难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变革世界的新动力。目前，欧洲虽对奥巴马充满期待，但对美国是否“准备好接受一个多极世界”仍抱有疑虑。可以肯定，欧洲的变革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美国的认可，将成为影响新时期欧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变量。○

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续

秦亚青（外交学院副院长 教授）

起始于美国并且迅速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对国际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得冷战以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取向更加明显。G20峰会的召开虽然是为了应对当下席卷全球的经济问题，但无论从参与方还是从议程设置和议事方式上说，都显示出新的迹象，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国际体系转型的一些特点。

转型中的国际体系总是处于一个延续与变化共存的状态。总体来说，国际体系的转型表现出三对变与不变的关系。首先是体系自身的转型。体系转型是指体系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最根本的定义性特征是秩序原则，比如主权原则；最明显的特点是体系单位的变化，比如从帝国体系转向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家体系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体系中最重要行为体。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以主权为基本原则、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体系运行仍然是当今的主导形式。但从另一方面来

看，也确实出现了诸多迹象，表明体系本身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行为体多元化已经十分明显。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国际市民社会等都成为影响国际事务的重要因素。G20伦敦峰会参会者除了主要国家之外，还包括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而会场外各种游行活动则表现了社会性参与。当今世界还远未脱离国家体系，也远未达到世界体系状态，但行为体多元化和主权原则松弛化在全球层面已经显现出来。

其次是体系结构转型。国际体系结构转型主要指实力分布的变化，最典型的特征是“极”的概念。冷战结束之后，国际体系的结构呈现出一超多强格局。美国作为一超，综合实力超出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中、俄、德、法、英、日等可以称为多强。金融危机没有本质性地改变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状态，美国一超地位没有受到根本挑战。现在的美国不像一战之后的英国，从实力地位说，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考虑到美国对国际体系的操控能力、自身的恢复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加之世界经济的高度相互